

## 叙利亚库尔德人罗贾瓦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汪 波 穆春唤

**摘 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用内战和反恐战争的机遇，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大片土地，建立了罗贾瓦自治实体。罗贾瓦自治的理论源于奥贾兰的“民主邦联主义”。它强调以直接民主、性别平等和永续发展为原则，主张政治上实行直接选举，经济上实施自救计划和建立“民主—生态”社会。根据这一理论，罗贾瓦自治区建立后实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了旨在代表各群体利益的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并在积极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探索出合作社发展道路。然而，罗贾瓦自治始终面临着挑战：从外部看，它不仅受到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而且由于巴沙尔政府的坚决反对，罗贾瓦无法获得合法的自治地位，只能维持事实上的自治；从内部看，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与政治分歧严重，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与库尔德全国委员会难以达成和解，阻碍了罗贾瓦自治的发展进程并令其前途难卜。

**关键词：**叙利亚；库尔德人；罗贾瓦；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民主邦联主义

**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穆春唤，博士，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52）。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4-0057-18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斯兰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21BZJ054）的阶段性成果。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 PYD)的武装组织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 YPG, 以下简称“人民保卫军”)利用内战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历史性机遇,在叙利亚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快速扩展。2012 年,人民保卫军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接管了罗贾瓦(Rojava)<sup>①</sup>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建立被称为“罗贾瓦自治”的库尔德人权力机构。2013 年 11 月,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政党联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Tevgera Civaka Demokratîk*, TEV-DEM)<sup>②</sup>宣布建立库尔德地区政府。<sup>③</sup>2014 年,库尔德自治区开始施行临时宪法,罗贾瓦自治区由此初具雏形。2016 年 3 月,自治区在尔梅兰(Rmelan)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罗贾瓦-北叙利亚民主联邦”。<sup>④</sup>12 月,罗贾瓦自治区通过《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社会契约》(以下简称《契约》)取代了 2014 年的临时宪法。至此,罗贾瓦自治在人民保卫军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政治建制。2018 年 9 月,北叙利亚民主联邦自治区正式更名为“东北部叙利亚自治政府”(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AANES),并将代尔祖尔(Deir ez-Zor)和拉卡(Raqqqa)等地区纳入自治区范围。<sup>⑤</sup>

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持续升温的同时,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形成。学者们从民族主义、政治参与和身份政治等不同理论视角对该问题展开

---

① 罗贾瓦又称西库尔德斯坦,传统上其范围主要包括叙利亚的科巴尼(Kobani)、杰吉拉(Jazira)和阿夫林(Afrin)等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是叙利亚库尔德族主要居住地。2015 年以来,人民保卫军借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逐步将实际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拉卡、塔布卡、曼比季和代尔祖尔等地区。

② 争取民主社会运动是罗贾瓦地区的一个政党联盟。该联盟由 6 个政党组成,包括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叙利亚人联盟党、叙利亚库尔德人民和平党、库尔德斯坦自由联盟党、库尔德斯坦自由意志共产党和库尔德斯坦民族大会。该政党联盟事实上处于人民保卫军的领导之下。

③ Ghadi Sary, *Kurdish Self-Governance in Syria: Survival and Ambition*, London: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2016, p. 11.

④ “Syrian Kurds Declare New Federation in Bid for Recognition,” *Middle East Eye*, March 17, 2016,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syrian-kurds-declare-new-federation-bid-recognition>,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

⑤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New Administration Formed for Northeastern Syria,” *Kurdistan 24*, September 6, 2018, <http://www.kurdistan24.net/en/news/c9e03dab-6265-4a9a-91ee-ea8d2a93-c657>,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

了分析。<sup>①</sup> 二是叙利亚库尔德运动发展的动因及其政治前途。叙利亚内战以来,有效利用历史机遇及采取灵活务实的政治策略是库尔德人快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库尔德人的未来命运则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俄罗斯等域外大国的支持与否,以及他们能否处理好与巴沙尔政权、土耳其和伊朗关系的能力,<sup>②</sup>由于地缘环境复杂而脆弱,罗贾瓦自治前景不容乐观。<sup>③</sup> 三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崛起的政治与安全影响。叙利亚库尔德人势力的上升搅动了地区局势,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并对国家主权和国际体系构成了一定的挑战。<sup>④</sup> 四是罗贾瓦自治道路的探索及对中东未来政治发展的意义。在阐释罗贾瓦自治的内涵与制度特色的基础上,部分学者认为,罗贾瓦自治共同体的构建将会给动荡的中东带来新的

<sup>①</sup> 参见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闫伟:《叙利亚政局与库尔德问题的嬗变》,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第24-32页;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Harriet Allsopp, *The Kurds of Syr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4;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Ozlem Galip, *Imagining Kurdistan: Identity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5; David Philips, *The Kurdish Spring: A New Map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utledge, 2017。

<sup>②</sup> 参见 Vittoria Federici, “The Rise of Rojava: Kurdish Autonomy in the Syrian Conflict,”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5, No. 2, 2015, pp. 81-90; 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第57-65页;Spyridon Plakoudas, “The Syrian Kurds and 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The Outsider in the Syrian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8, No. 1, 2017, pp. 99-116; Thomas Schmidinger, *Rojava Revolution, War,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Kurds*, Michael Schiffmann, trans.,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第90-102页;Cengiz Gunes, *The Kurds in a New Middle East: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a Regional Conflict*-Spring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王晋:《自治与平等》,载马晓霖主编:《动荡中东与库尔德问题》,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18-335页。

<sup>③</sup> 参见 Zeynep Kaya and Matthew Whiting, “Sowing Division: Kurds in the Syrian War,”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1, 2017, pp. 79-91。

<sup>④</sup> 参见钟冬樵:《土叙关系中的库尔德问题及影响论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6-117页;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78-89页;刘辰、马晓霖:《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25-43页;李明波:《美俄博弈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载马晓霖主编:《动荡中东与库尔德问题》,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0-149页; Cemil Boyraz, “Alternative Political Projects of Territoriality and Governance During the Syrian War: The Caliphate vs Democratic Confederalism,” *Geopolitics*, Vol. 26, No. 4, 2021, pp. 1095-1120。

希望,并可能提供一种替代性政治发展方案。<sup>①</sup>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罗贾瓦自治并未真正超越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主邦联主义”也缺乏实践基础,罗贾瓦自治区实质上是一党专制的产物。因此,即便叙利亚内战后罗贾瓦能够维持自治地位,库尔德人最终也会逐步抛弃“民主邦联主义”路线。<sup>②</sup>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叙利亚罗贾瓦自治运动的理论和军事基础以及自治实践进程,同时关注罗贾瓦自治区的安全问题、未来的政治发展以及对地区政治的影响等。

## 一、罗贾瓦自治的理论基础

在罗贾瓦自治建立之初,叙利亚两个主要的库尔德政党联盟之间存在着不同路线之争。亲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Encûmena Niştimanî ya Kurdî li Sûriyê*, KNC/ENKS)<sup>③</sup>坚持民族主义路线,其方案是在罗贾瓦地区建立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亲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争取民主社会运动(*Tevgera Civaka Demokratîk*, TEV-DEM)则强调以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Ocalan)的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

<sup>①</sup> 参见 Can Cengil and Clemens Hoffmann, “The ‘Rojava Revolution’ in Syrian Kurdistan: A Model of Development for the Middle East?,” *IDS Bulletin*, Vol. 47, No. 3, 2016, pp. 53–76; Bulent Kucuk and Ceren Ozselcuk, “The Rojava Experienc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Democratic Lif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5, No. 1, 2016, pp. 184–196; Anahita Hosseini, “The Spirit of the Spiritless Situ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Rojava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44, No. 3, 2016, pp. 253–265; Michael Knapp and Joost Jongerden, “Communal Democracy: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Confederalism in Rojava,” *Comparative Islamic Studies*, Vol. 10, No. 1, 2016, pp. 87–109.

<sup>②</sup> 参见 Michiel Leezenberg, “The Ambiguities of Democratic Autonomy: The Kurdish Movement in Turkey and Rojava,”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16, No. 4, 2016, pp. 671–690; Michael M.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Hurst, 2014; Joost Jongerden, “Governing Kurdistan: Self-Administrat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in Iraq and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1, 2019, pp. 61–75; Burcu Özçelik, “Explaining the 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s Self-Governance Practices in Northern Syria, 2012–18,”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5, No. 4, 2020, pp. 690–710; Pinar Dinc,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Nation-)State Model?,”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2, No. 1, 2020, pp. 47–67; Cihad Hammy and Thomas Jeffrey Miley, “Lessons from Rojava for The Paradigm of Social Ecology,” *Frontiers in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2022, pp. 1–13.

<sup>③</sup> 库尔德全国委员会是 2011 年 10 月成立的叙利亚库尔德政党联盟组织,除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外,叙利亚有 15 个库尔德主要政党加入了该联盟。

Confederalism)思想为基础,力推建立民主联邦自治(见表1)。<sup>①</sup> 由于人民保卫军在罗贾瓦地区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因而民主邦联主义思想很快在罗贾瓦自治进程中占据主流,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路线则被彻底放弃。

表1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两种不同的自治计划

组织名称	路线	方案	军事机构	影响
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	坚持亲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民族主义路线	在罗贾瓦地区建立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自治区	罗贾瓦“自由斗士” <sup>②</sup>	库尔德民族主义路线已被罗贾瓦自治进程排除在外
争取民主社会运动	坚持亲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及奥贾兰的“民主邦联主义”路线	主张建立直接民主、性别平等、社会经济和保护生态的民主联邦自治区	叙利亚民主联军/人民保卫军	“民主邦联主义”已成为罗贾瓦自治的主导思想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奥贾兰提出民主邦联主义思想,这是关于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以及如何建设库尔德未来社会的理论。1978年土耳其库工党建立后,奥贾兰带领库工党坚持激进的民族主义路线,以武装暴力为手段,旨在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1999年奥贾兰被捕入狱后,开始受到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t)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其思想发生转变,放弃了原来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观点,信奉布克金融合社会生态学<sup>③</sup>与社会政治学的理论,反对等级制,鼓吹分散化、去中心化和直接民主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内涵的“民主邦联主义”思想。

首先,民主邦联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和政府主导地方事务,主张直接民主和去中心化,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奥贾兰指出,库尔德人运动旨在要求国家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允许库尔德人在主权国家内成为一个民主的民族。<sup>④</sup> 因此,库尔德人的民主邦联不是一种国家制度,而是一种非国家政治实体实施民主政治的模式。其次,民主邦联主义思想重视性别平等。奥贾兰特别强调,应将性别问题视作理解和解决不平等社会本质的一把钥匙。他认为,性别不平等是整个社

<sup>①</sup> 参见 Joost Jongerden, “Governing Kurdistan: Self-Administrat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in Iraq and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

<sup>②</sup> 罗贾瓦“自由斗士”(Rojava Peshmerga)是一个隶属于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的武装组织,该组织受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支持并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作为驻地。

<sup>③</sup> 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正是等级制社会中人对人的支配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导致生态破坏。因而,要消除生态危机就需要消灭等级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sup>④</sup> Abdullah Ocalan, *Democratic Confederalism*, Londo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Edition, 2011, p. 21.



会不平等的起源,在不平等社会形成过程中,男性首先通过奴役女性建立男权社会。在完成对女性的宰制后,统治阶层中的男性又将其他男性奴隶化。<sup>①</sup>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奴役本质上并无差别。性别歧视如同民族主义,是权力得以产生和国家基本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sup>②</sup>因此,奥贾兰倡导女性解放,提出以女性自由、平等与民主为理念的“女性科学”运动,支持建立女性自由政党,为女性的权利地位提供制度性保障。<sup>③</sup>最后,民主邦联主义思想要求实现“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在布克金思想的影响下,奥贾兰从社会与政治综合的视角来理解生态问题。认为生态不是简单的自然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使用“社会生态”的概念,同时关照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尤其主张促进社会生态模式。其实现路径是寻求在库尔德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实现民主和自治,由此达到人与生态的自然和谐。可以说,奥贾兰的社会生态观是将直接民主与性别平等综合后所要到达的最终目标。

在奥贾兰民主邦联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罗贾瓦自治的指导思想就是力图超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局限,试图建立一种以直接民主、妇女解放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并以实践无国家民族的民主化道路的全新政治共同体。在罗贾瓦自治的实践过程中,《契约》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其中包括序言、总纲、公共权力与自由、社会制度和总则等四章,共八十三条内容。《契约》指出,罗贾瓦自治区的“合法性源于全体人民与各族群通过自由民主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即在生态体系、民主制度与妇女自由基础上”建立自治政府。<sup>④</sup>《契约》对自治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集中体现了自治区建立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作为奥贾兰民主邦联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罗贾瓦自治体现了政治与社会和经济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在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融合方面,《契约》充分体现了罗贾瓦自治将超越民族主义,尊重多元价值,创造不同群体平等发展的民主社会原则。序言中指出,“为了追求自由、正义、尊严和民主,并在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原则的指导下,《宪章》宣布一项新的社会契约,其基础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和平共处和理解。它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并重申人民的自决权。”<sup>⑤</sup>《契约》指出,罗贾瓦自治区将“依据不同社群的特点,尊重民族与宗教差异,确保全体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履行共同义务,尊重人权宪章,保卫国家与世界和平。”<sup>⑥</sup>《契

① Abdullah Ocalan, *Liberating Life: Woman's Revolution*, Londo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Edition, 2011, pp. 26-27.

② Ibid, p. 28.

③ Ibid, p. 56.

④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java (Syria),” *Brussel: Kurdish Institute*, <https://www.kurdishinstitute.be/en/charter-of-the-social-contract/>,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20日。

⑤ Ibid.

⑥ Ibid.

约》反映了自治区政治高度社会化、社会高度政治化以及政治与社会深度融合为特点的发展方向。罗贾瓦自治要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下沉,将政治同公民的日常生活相融合,彻底打破精英阶层对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垄断,使合法公民都拥有直接参政的权利。

在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结合方面,《契约》提出,罗贾瓦自治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维护生态平衡,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服务,推进‘社会经济’<sup>①</sup>计划以满足社会需求。”<sup>②</sup>由此,自治区明确了将人文、绿色和健康等理念相融合的“社会经济”发展宗旨。《契约》中解释,社会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民主的经济形式。罗贾瓦经济建设主张将社会意识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推动社会革命,将经济交还给社会,实现社会经济自治。<sup>③</sup>对此,罗贾瓦自治区的经济官员库尔达希博士(Kurdaxi)强调“经济发展必须要以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sup>④</sup>阿夫林地区的经济部长阿哈迈德·尤瑟夫(Ahmad Yousef)也表示:“经济学应是满足社群需求的科学,而不应以某些特殊集团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sup>⑤</sup>社会经济应强调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经济归根到底应该为提高社会福利而存在”。<sup>⑥</sup>罗贾瓦自治区的社会经济理念体现了经济的本质,即它是使个人与社会获得发展的手段,只有将人从等级制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促使经济发展最终能够为普遍的人和整体社会服务。

## 二、罗贾瓦自治的军事基础

2004年,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卡米什利(Qamishli)抗议<sup>⑦</sup>遭到政府镇压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开始发展武装,并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势力的支持下成立了人民保卫军。当时,人民保卫军中还包括一个独立建制的女子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Jin, YPJ)。2012年7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为集中力

① 社会经济又称“合作社经济”,是指将经济活动委托给社会,并在街道、村庄、社区、地区和州发展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经济活动最终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宗旨。

②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java (Syria)”。

③ Michael Knapp et al., eds., *Revolution in Rojava: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Syrian Kurd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p. 133.

④ Ibid.

⑤ Ahmed Yousef, “The Social Economy in Rojava,” *Co-operation in Mesopotamia*, May 26, 2016, <https://mesopotamia.coop/the-social-economy-in-rojava/>,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6日。

⑥ Ibid.

⑦ 2004年3月,在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的主要城市卡米什利市,因阿拉伯群体在足球比赛期间蓄意对库尔德人进行羞辱,引发当地库尔德人抗议,并导致骚乱。在叙利亚安全部队平息骚乱的过程中,约有30名库尔德人被杀害,2,000多人被逮捕。

量打击其他反对派,将罗贾瓦地区的控制权“让渡”给人民保卫军。2013 年以后,虽然人民保卫军对外自称不隶属于任何政党,但事实上人民保卫军与库工党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政治上继续紧密合作。

在组织结构上,人民保卫军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军事组织,拥有完整的军事机构。该组织建立了自上而下四个层级的军事决策和执行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是该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审议上一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制定来年年度计划;第二层级是一个由 55 名成员组成的人民保卫军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年度计划负责具体命令下达;第三层级的总司令部负责人民保卫军的日常运转,执行军事委员会命令,制定和执行军事计划;第四层级是最基层的地方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并执行地方军事决策。<sup>①</sup>同时,人民保卫军的组织纲领和目标明确。《人民保卫军章程》规定,人民保卫军的总体目标是以社会民主、生态平衡和性别平等为核心,建设民主的叙利亚和自由的库尔德斯坦,维护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人民保卫军希望通过自治来实现自决,反对区别对待不同宗教、语言、民族和性别群体。该组织声称要为叙利亚全体国民的自由而斗争,呼吁罗贾瓦地区的所有人民团结起来,抵御内外部敌人的攻击。人民保卫军坚持自卫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他们的核心使命。<sup>②</sup>在实践中,人民保卫军的目标是保卫罗贾瓦自治区的领土和自治政权;利用内战和反恐战争扩大地盘,建立军事优势;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在叙利亚国家重建过程中,利用取得的军事成果作为与巴沙尔政权谈判的筹码,为罗贾瓦自治区以及该武装自身争取合法地位。

近年来,人民保卫军的快速发展主要源于在叙利亚内战和反恐战争中对机会的把握和军事策略的成功运用。在内战中,人民保卫军确定了务实的战略目标,综合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为武装力量的崛起创造条件。虽然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复兴党统治下的主要受害族群,但人民保卫军并未加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大多叙利亚反对派和土耳其关系密切,对人民保卫军采取敌视的态度,并将库尔德人视为国家的分裂分子;二是鉴于阿萨德家族过去曾是库工党的重要支持者<sup>③</sup>,因而巴沙尔政权与人民保卫军之间并不把对方视作死敌。为集中兵力剿灭反对派,巴沙尔自愿将罗贾瓦三州的控制权转交给人民保卫军。由此,人民保卫军几乎未付出任何代价就控制了罗贾瓦地区。由于未直接参与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人民保卫军也利用叙利亚内战的机遇在北部边缘地带增长和保存了实力。<sup>④</sup>

<sup>①</sup> Bedir Mulla Rashid, *Military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of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in Syria*, January 24, 2018, Istanbul: Orman Center for Strategy Study, p. 18.

<sup>②</sup> Ibid, p. 17.

<sup>③</sup>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叙利亚政府因与土耳其交恶,开始拉拢土反政府武装土耳其库工党,并允许该组织在本国发展。直至 1998 年,在土方压力下,叙利亚才禁止库工党在其境内活动。

<sup>④</sup> Thomas Schmidinger, *Rojava Revolution, War,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Kurds*, Michael Schiffmann, trans., p. 92.



同时,相较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人口规模较小,且又分散聚居在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而罗贾瓦地处边境地带,资源匮乏,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因素曾一直限制着叙利亚库尔德组织力量的发展。因此,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中,人民保卫军积极寻求大国合作,尤其是与美国合作,从而使库尔德武装获得了大量军事支持,军事实力猛增。2014年9月,美国在针对科巴尼地区恐怖组织的空袭行动中,首次与人民保卫军展开军事合作,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人民保卫军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的正式军事合作关系,叙利亚库尔德人也由此打破了条件局限和不利的政治军事局面。

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反恐行动中与大国的合作,对于罗贾瓦自治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人民保卫军的军事地位得到提升。2015年10月,美国支持人民保卫军与叙利亚部分反对派共同整编为以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目的的反恐部队——叙利亚民主联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在叙利亚民主联军中,人民保卫军无疑处于核心位置,此外还包括萨那迪力量、叙利亚基督徒委员会等多个军事组织,阿拉伯人、亚述人等其他族裔也被纳入到反恐队伍之列。这次整编行动增强了人民保卫军作为非政府武装组织的军事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同时也扩大了该武装军事动员的基础和范围。其次,人民保卫军获得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援助。2014年以后,美国国会授权国防部自2015财年起向选定的叙利亚人员提供反恐训练和武器装备,作为反恐主力的叙利亚民主联军则是援助的重要对象。美国国防部2015年至2021年年度国防预算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反恐伙伴关系基金叙利亚培训和装备项目”总拨款约23.56亿美元。<sup>①</sup>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军方还向叙利亚民主联军提供了包括战场作战、作战技术培训以及设施与保障性援助在内的广泛军事支持。<sup>②</sup>最后,罗贾瓦自治区还获得了美国驻军的事实保护。鉴于反恐作战的需要,美国自2015年开始在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内派出驻军,并先后在尔梅兰、科巴尼、哈塞克(Hasakah)等地

<sup>①</sup> Carla E. Humud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 S. Respons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12, 2020, p. 26,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487/165>,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日。

<sup>②</sup> Seth G. Jones, et al., eds., *Rolling Back the Islamic Stat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62. 美国对人民保卫军的援助以及双方合作项目包括:(一)军事作战方面的援助:提供作战行动计划与建议;提供无人驾驶飞机、固定翼飞机或直升机等精确的空中打击支持;直接参与抓捕或击毙突袭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帮助解救人质,破坏恐怖分子的情报网络,或帮助锁定恐怖组织目标等。(二)各类培训项目:对常规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其他地面部队进行作战和战术技能培训;狙击战术以及反简易爆炸装置等技术培训;以及针对警察部队的培训。(三)设施及保障性援助:建立基本的民用设施;开展情报支助行动,建立和管理情报汇总中心;提供后勤保障和其他形式的机构咨询和支助;通过空中和海上通道提供医疗疏散、紧急医疗护理、快速反应以及搜索与救援支持等。

设立了十个军事基地。到 2017 年,美国驻军人数增至 2,000 人。<sup>①</sup>在此期间,美国虽然并未向库尔德人提供正式的政治与安全承诺,但美军在库尔德控制区的存在一直对维持该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具有重要的影响。

正是得益于这些有利条件,库尔德武装在反恐战争中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果。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支持下,叙利亚民主联军的反恐战役迅速推进。2015 年 1 月成功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驱赶出科巴尼后,叙利亚民主联军接连占领了特拉拜亚德(Tell Abyad)、哈维尔(al-Hawl)和舍达迪(Shaddadi)等大片土地。2017 年 10 月,叙利亚民主联军攻陷“伊斯兰国”宣称的“首都”拉卡,联军反恐战争的胜局基本锁定。2019 年 3 月,叙利亚民主联军攻下“伊斯兰国”在叙的最后据点—巴胡兹(Baghuz),叙利亚大规模反恐战争宣告结束。反恐战争结束时,叙利亚民主联军武装总人数约 6 万,<sup>②</sup>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约占全国 20%—30%的领土,<sup>③</sup>其中还包括叙利亚重要的产油区。

### 三、罗贾瓦自治的实践

#### (一) 罗贾瓦自治的政治实践

在罗贾瓦自治的建立过程中,民主邦联主义已从理念逐步变为了实践。罗贾瓦民主自治政权统称为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主要由立法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即政府组成,分为公社、社区、区人民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等自下而上的四个层级:第一,公社是基层单位。每个公社由三十到四百个不等的家庭组成,设男、女主席各一名,同时还有协调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公社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居民可以列席和提出问题与建议;第二,社区由七到三十个不等的公社构成。各公社协调委员会在社区一级代表本公社成员利益;第三,区人民委员会处于市一级,包括政党、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为体现包容性,区人民委员会广泛吸收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加入其中;第四,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区最高一级机构,由自治区所有城市、村庄和公社组成。此外,每个层级还各自设有分管妇女、防卫、经济、政治、公民社会、自由社会、司法、意识形态和卫生等

<sup>①</sup> 吴冰冰:《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 年(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5—146 页。

<sup>②</sup> “Easo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Report on Syria: Actors,” Valletta: European Asylum Support Office, December 2019, p. 43.

<sup>③</sup> Zafer Kızılkaya, Sofie Hamdi and Mohammad Salman, “The PYD/YPG in the Syrian Conflict: Aspirations for Autonomy in North-eastern Syria,” Brussels: Brussels School of Governance, July 2021, p. 5.

具体工作的八个委员会。<sup>①</sup>

目前,罗贾瓦自治区的政治事业正在全面推进之中。首先,自治区启动了直接民主选举程序。直接民主是罗贾瓦自治区平等自治的最终体现。《契约》第八章规定:“在不违反《宪章》的条件下,自治区各州可自由选举产生代表及代表机构。”<sup>②</sup>2017年7月,叙利亚民主联军的政治机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 SDC)筹备了自治区的第一次选举,确定了选举日程和选举规则,由罗贾瓦最高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的各项组织工作。9月,约有72.8万人参加了公社选举,选举产生了3,700多名公社领导人,参选率达到70%。<sup>③</sup>同年12月,约有5,700多名候选人参加了区议会选举。<sup>④</sup>此后,由于土耳其入侵导致罗贾瓦安全形势突然恶化,原计划于2018年1月举行的人民委员会选举被迫无限期搁置。2018年底,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决定建立北部和东部叙利亚自治行政区,以此作为通过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的替代方案。<sup>⑤</sup>

2021年12月,罗贾瓦正式宣布将于2022年第一季度举行自治区第二次选举。目前,自治区正在筹备建立选举委员会。此次选举与前次选举的最大不同在于扩大了选举范围。2017年,自治区的选举主要以阿夫林、幼发拉底河和锡兹拉等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为主。2022年塔布卡(Tabqa)、曼比季(Manbij)和代尔祖尔等地区也将加入选举,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参与其中。

同时,自治区鼓励并支持建立各民族、教派及不同群体平等自治的组织机构,作为公民参与决策和参与各级政府、权力机构管理的组织基础。《契约》明确规定,自治区由以民主自治为基础的各州组成,各州内建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机构、族裔群体、妇女团体、文化群体和其他社会阶层团体等都被纳入民主组织范畴。<sup>⑥</sup>各州公民将取代政党领导人而成为决策者。<sup>⑦</sup>据此,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

① Pinar Dinc, “The Kurdish Movement and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Nation-)State Model?,” pp. 47–67.

②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java (Syria)”.

③ “High Commission: 70% Participated in Communes’ Elections,” ANHA, September 24, 2017, <http://en.hawarnews.org/high-commission-70-participated-in-communes-elections/>,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6日。

④ “Kurds in Northern Syria Vote in Municipal Elections,” VOA, December 1, 2017, <https://www.voanews.com/a/kurds-in-northern-syria-vote-in-municipal-elections/4146323.html>,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16日。

⑤ Karwan Faidhi Dri, “Rojava’s Road to Elections is Riddled with Obstacles,” Rudaw, January 28, 2021, <https://www.rudaw.net/english/analysis/28012021>,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24日。

⑥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java”.

⑦ Miro Furtado, “In Syria, A Battle Between Radical Leftism and Militant Islam,” *Harvard Political Review*, January 22, 2017, <http://harvardpolitics.com/online/radical-leftism-and-militant-islam/>,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19日。

群体的理事会、民间社会团体在自治区内相继建立。每个机构都设置联合主席和若干副主席,并兼顾妇女和具有不同宗教、民族背景的代表,从制度设计上竭力避免某一群体的利益和代表性被忽视。<sup>①</su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治区的女性权力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契约》中许多条款都凸显了对女性自由、平等权利的保障,以及要求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歧视和剥削。《契约》明确规定,妇女参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不可剥夺,法律面前男女平等,公共机构应消除性别歧视等。<sup>②</sup> 自治区通过立法,规定妇女与男子在法庭上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该条款打破了叙利亚国家法律中原有的相关伊斯兰法传统。<sup>③</sup> 自治区还规定,地方组织、议会以及政府等各级机构均需实行妇女代表配额制,保证男女代表各占 40%,其余 20% 名额再由得票数胜出者获得,各级机构和组织需由妇女担任联合主席或副主席。<sup>④</sup> 一些地方还出台了法律,明令禁止一夫多妻。

## (二) 罗贾瓦自治的经济发展

罗贾瓦地区传统上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拥有较为丰富的水力资源,适宜发展种植业,但受政治动荡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和破坏,该地区的经济基础至今仍然非常薄弱。内战前,由于担心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助长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叙利亚政府曾长期限制当地的工业发展。罗贾瓦地区出产的原油全部被运往叙利亚南部炼油厂,收获的棉花和小麦等也被运往阿拉伯人聚居区的纺织厂和面粉厂进行加工。叙政府的刻意压制使得内战前的罗贾瓦几乎没有成型的工业,经济远远落后于叙利亚的整体发展水平。内战爆发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严重破坏了罗贾瓦地区的自然经济秩序,使该地区本已落后的经济雪上加霜。此外,恐怖主义威胁迫使罗贾瓦大约 20 万人口逃往土耳其,大部分生产活动因此而陷入停滞。“伊斯兰国”占领科巴尼期间,烧毁了该地区大片农田和树木,摧毁了当地的农业机械设备。<sup>⑤</sup> 罗贾瓦自治区建立之初,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出售石油。<sup>⑥</sup> 同时,由于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治区一度不得不将高达 70% 的收入用于军费开支,仅有 30% 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sup>⑦</sup> 自治区内因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严重短缺,被迫实行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配给制。

<sup>①</sup> Evangelos Aretaios, “The Rojava Revolution,” *Open Democracy*, March 15,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north-africa-west-asia/evangelos-aretaios/rojava-revolution>, 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5 日。

<sup>②</sup>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ojava”.

<sup>③</sup> 原有的伊斯兰传统法令规定,一名男子在法庭上的证词相当于两名妇女的证词。

<sup>④</sup> Evangelos Aretaios, “The Rojava Revolution,”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5 日。

<sup>⑤</sup> Ibid.

<sup>⑥</sup> Janet Biehl, “Rojava’s Threefold Economy,” *Co-Operation in Mesopotamia*, February 25, 2015, <https://mesopotamia.coop/rojavas-threefold-economy/>,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5 日。

<sup>⑦</sup> Ibid.



此外,由于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与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关系紧张,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地对罗贾瓦地区采取了禁运措施,导致自治区对外通道不畅通。

罗贾瓦自治区建立后,自治区积极实施经济自救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恢复紊乱的经济秩序。首先,自治区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在部分工业城市,大量工厂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期间遭到破坏,技术人员和工人被迫逃亡,生产原材料严重短缺。自治区经济委员会负责帮助工厂采购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并帮助技术人员和工人重新恢复工作。<sup>①</sup>在农村地区,经济部门支持农民恢复农作物生产,使农民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在冬季协助农民种植大棚蔬菜,提高农作物产量。其次,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于自治区内商品严重不足,来自伊拉克的商人为赚取高额利润,常常联合自治区内的商人高价倒卖商品,畸高的物价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为打击这种行为,自治区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合作社联盟,对市场贸易进行管理。合作社联盟直接参与从伊拉克进口商品,分销给该联盟运营下的地方商店,这些商店以接近进口价的水平进行销售,以稳定物价。<sup>②</sup>最后,打破封锁,开辟对外通道。为打破被封锁的局面,自治区建立了通过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域的走廊,开辟了连接自治区与伊拉克政府控制区的通道。虽然这些通道在安全上也存在不确定性,但还是纾解了地区内外不畅通的困境,也使来自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救援食品能够及时到达该地区,缓解了当地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sup>③</sup>

同时,自治区依照社会经济原则对经济制度进行探索,试图推动合作社经济的建成与发展。自2012年起,罗贾瓦各地陆续开始将土地划分给合作社,支持各地区不同产业、行业和消费部门的合作社化。<sup>④</sup>罗贾瓦的合作社有以下主要特征:其一,合作社实行公有制,财产归集体所有。每个社员享有一至五份额度不等的股份。其二,合作社在社会经济与民主原则基础上经营,目标是满足公社和社员的基本需求。社员的股份数量与其在公社中的权力大小无关,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其三,合作社内部设有公社社团、合作社大会、行政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等若干部门。合作社大会由全体社员共同组成,定期召开例行会议,制定发展纲领,明确责任,组织集体生产。其他各行政部门对合作社大会负责。

<sup>①</sup> Salvador Zana, “Rojava’s Economics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volution,” *Co-operation in Mesopotamia*, July 1, 2017, <https://mesopotamia.coop/rojavas-economics-and-the-future-of-the-revolution/>, 上网时间:2021年11月5日。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First Aid Convoy Arrives in Rojava Through New Land Corridor,” *ARA News*, January 26, 2017, <http://aranews.net/first-aid-convoy-arrives-rojava-new-land-corridor/>, 上网时间:2021年10月21日。

<sup>④</sup> Michael Knapp *et al.*, eds., *Revolution in Rojava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Syrian Kurdistan*, pp. 187–190.



其四,合作社收益分配由三个部分构成:20%收益上缴合作社基金,再由基金负责统筹将这一部分收入投入到下一年的生产中;50%的收益依据社员需求以工资的形式每月发放给社员,每年年末或一个项目完成后社员还可以得到特别奖励;剩余的 30%收益用于合作社社员的健康保险、教育、社区水电供应以及道路维修等公用事业支出。<sup>①</sup>

总体而言,罗贾瓦的合作社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 200 万当地居民的总体生产、消费和需求相比,合作社还未能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另外,战争的危险和普通民众教育认知水平的低下,也是限制合作社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但罗贾瓦自治区始终坚持认为发展合作社经济意义重大,它将在罗贾瓦正在进行的广泛政治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也将有助于实现粮食自给、社会和生态经济以及性别平等等目标。

#### 四、罗贾瓦自治的问题与挑战

自 2011 年以来,罗贾瓦自治区以人民保卫军在内战和反恐战争中所控制的领土为基础,以“民主邦联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建立了政治、经济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地方自治,然而,由于叙利亚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罗贾瓦自治目前在安全、合法性和自身的内部团结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安全方面,土耳其一直是罗贾瓦自治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土耳其将人民保卫军认定为库工党的分支组织,认为该武装在叙利亚的崛起是其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并通过阶段性、规模化的越境军事行动对其实施打击。2016 年和 2018 年土耳其军方先后发动了“幼发拉底河之盾”和“橄榄枝”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占领了阿夫林地区。2019 年 10 月,土耳其再次采取行动,计划通过“和平之泉”军事进攻,摧毁罗贾瓦自治区,并彻底解决人民保卫军问题。一方面,土耳其打算将叙利亚靠近其边境 30 公里内的人民保卫军势力全部清剿或驱逐,建立贯穿两国边境线的安全区,将土叙两国边境的库尔德人彻底隔离。另一方面,土耳其还试图将 360 万流亡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重新安置到叙利亚东北部,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以库尔德人口为主体的的人口结构。<sup>②</sup> 在土耳其占领了艾因角和

<sup>①</sup> “The Experience of Co-operatives in Rojava,” *Co-operation in Mesopotamia*, February 10, 2016, <https://mesopotamia.coop/the-experience-of-co-operative-societies-in-rojava/>, 上网时间:2021 年 10 月 21 日。

<sup>②</sup>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The Future of Northeastern Syria: In Conversation with SDF Commander-in-Chief Mazloum Abdi,”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January 10, 202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Future-of-Northeastern-Syria-In-Conversation-with-SDF-Commander-in-Chi>, <https://blogs.lse.ac.uk/mec/2020/12/14/the-future-of-the-syrian-democratic-forces-one-year-after-the-liberation-of-baghouz-and-the-turkish-invasion/>, 上网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泰勒艾卜耶德后,罗贾瓦自治一度陷入存亡关头之际,原本为土耳其入侵行动开绿灯的俄罗斯与美国又迅速与土耳其分别达成单独停火协议,阻止了土耳其全部军事计划的最终兑现,并使罗贾瓦自治共同体得以存续。然而,土耳其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已经实现了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维持其军事存在的目标,严重威胁了罗贾瓦自治区的安全,并令其自治信心大受打击。2021年年底,土耳其再次召集部分叙利亚反对派军事组织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领导人,为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做部署和准备。目前,土耳其经济深陷困境,再加上2023年的选举形势对总统埃尔多安不利,他有可能会再利用打所谓“反恐”牌来稳定选情。<sup>①</sup> 据悉,土耳其拟议中的行动将会在两条线上推进,且约有35,000名武装人员会参与该行动,其军事威慑的重点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等地区。<sup>②</sup> 2022年2月,土耳其对罗贾瓦地区发动了空袭,但尚未启动大规模的陆地进攻。

面对土耳其的强势威胁,罗贾瓦自治区显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而美国和俄罗斯的保护也难以依靠。一方面,随着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结束,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因为库尔德人而过度损害美土关系。自2018年,美国已开始陆续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库尔德人已基本失去了美国的有效安全保护。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自罗贾瓦自治区建立后一直支持库尔德人争取政治地位的努力,但只要土耳其给出适当的价码引诱或施以一定的压力,俄罗斯每次都会默许土耳其对库尔德人采取打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罗贾瓦自治区只能求助于叙利亚政府。2019年面对土耳其军事进攻时,人民保卫军就曾被迫与政府军达成协议,同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成立联合部队,“邀请”政府军重新进入库尔德控制区。不过,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与巴沙尔政权合作也会面临其自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的问题。

在合法性方面,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也是罗贾瓦面临的重要核心问题。罗贾瓦自治实体建立十年来,一直未得到叙利亚政府以及包括美欧俄等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和团体的正式承认。罗贾瓦自治的合法性问题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自治区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契约》中提到自治区的合法性源于民主选举基础上所形成的公意,但这仅仅只是其合法性的部分构成条件。作为试图在主权国家内部建立自治的共同体,罗贾瓦自治区首先必须获得主权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认可。其二是人民保卫军的军事合法性,其涉及的问题是在叙利亚内

<sup>①</sup> Dorian Jones, “Turkey Steps up Threats Against Syrian Kurdish Forces After Car Bombing,” *RFI*, January 11, 2021, <https://www.rfi.fr/en/podcasts/international-report/20211101-turkey-steps-up-threats-against-syrian-kurdish-forces-after-car-bombing>,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2日。

<sup>②</sup> Khaled al-Khateb, “Turkish Army Coordinates with Syrian Proxy Forces Ahead of Possible Military Action,” *Al-Monitor*, November 1, 2021,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10/turkish-army-coordinates-syrian-proxy-forces-ahead-possible-military-action>, 上网时间:2021年12月2日。

战以及剿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战争全面结束后,叙利亚政府是否允许人民保卫军或叙利亚民主联军作为罗贾瓦自治区的独立武装继续存在。

叙利亚内战以来,人民保卫军一直在和叙利亚政府就有关自治和武装合法性问题进行谈判。但 2019 年 10 月,巴沙尔政府明确表态,反对叙利亚建立分权政府以及库尔德人地方自治,要求库尔德人交出所有控制领土,坚持叙利亚要回到 2011 年时的状态。<sup>①</sup> 虽然罗贾瓦自治宣称维护叙利亚国家的统一,并未提出独立诉求,但巴沙尔政权仍有理由相信这只是库尔德人的障眼法。从库尔德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库尔德民族的特点来看,追求民族独立甚至民族统一才是库尔德人的终极目标。因此,巴沙尔政府很难接受一支独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存在,必然会坚持要求人民保卫军战士以个人名义编入叙利亚政府军,这事实上等于将该武装彻底解散。<sup>②</sup> 对于该问题,库尔德人也始终在争取美俄的支持。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结束前,人民保卫军曾提出美国的撤军应以达成有关罗贾瓦地位的政治解决方案为前提。美国虽然在态度上支持库尔德人参与日内瓦和谈<sup>③</sup>,但并未就最终方案给出明确的承诺或保证。目前看来,俄罗斯正在比美国更加积极地介入有关库尔德人政治地位问题的斡旋。由于俄罗斯有能力直接影响巴沙尔政府,库尔德人因此更愿意接受俄罗斯作为他们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调解人角色。<sup>④</sup> 但考虑到巴沙尔态度坚决,俄罗斯的调解是否能够产生实质性成果还难以预料。

在内部团结方面,罗贾瓦自治区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自 2013 年叙利亚库尔德政党间的合作最终破裂后,人民保卫军利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将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彻底排挤出了罗贾瓦自治进程,并大肆打压和逮捕库尔德全国委员会成员,迫使其主要领导人流亡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此后,政党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2019 年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后,罗贾瓦的安全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人民保卫军因此在政党和谈问题上态度开始软化。目前,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也在积极促成和谈,希望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两派政治力量达成和解,建立一个在国际社会共同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团体。截至 2021 年

<sup>①</sup> Suleiman Al-Khalidi, “Syria’s Assad Says Kurdish Controlled Northeast Syria Must Return to State Authority,” *Reuters*, November 1,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assad-kurds/syrias-assad-says-kurdish-controlled-northeast-syria-must-return-to-state-authority-idUSKB-N1XA2LI>, 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9 日。

<sup>②</sup>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The Future of Northeastern Syria: In Conversation with SDF Commander in Chief Mazloum Abdi”.

<sup>③</sup> 日内瓦和谈始于 2012 年 6 月,是由联合国斡旋,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和平谈判。

<sup>④</sup> Baraa Sabri, “Northeast Syria’s Journey: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Commander Mazloum Abdi,” January 6, 2022,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northeast-syrias-journey-exclusive-interview-commander-syrian-democratic-forces>, 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14 日。

底,双方已举行了三轮会谈。<sup>①</sup>

对于罗贾瓦自治的前景来说,叙利亚库尔德政党举行和谈实现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全面和解将使罗贾瓦自治区参与日内瓦和谈和叙利亚宪法委员会以及获得更大的代表性的可能性增大。其次,与土耳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如果参与自治政府,将有可能为缓和罗贾瓦自治区与土耳其的关系创造机会。最后,和谈还将有利于加强库尔德人对叙利亚东北部石油产区的控制。<sup>②</sup>然而,在经历三轮会谈后,库尔德政党的和谈依然困难重重,而造成僵局不外乎四点原因:一是人民保卫军中不愿意与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分权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二是双方就是否允许库尔德全国委员会附属武装组织重返自治区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三是人民保卫军与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不同,并不完全与叙利亚政府敌对,这使双方的政治立场明显对立;四是人民保卫军不愿意彻底脱离库尔德工人党,这也是造成谈判僵局的原因。<sup>③</sup>

## 五、结论

利用叙利亚内战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等历史性机遇,代表库尔德武装力量的人民保卫军快速崛起,并在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控制了大片领土,从而奠定了建立罗贾瓦自治的基础。叙利亚内战以来,罗贾瓦自治共同体以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的“民主邦联主义”思想为蓝本,积极展开了致力于实现去中心化、社会经济、性别平等和生态环境等建设目标的全面实践。然而,罗贾瓦自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随着打击“伊斯兰国”反恐战争的结束,国内外的多重因素正在严重挑战着自治共同体的未来。

理论上,罗贾瓦自治实验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试图以“民主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克服以往政治共同体所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弊端。但其可行性以及是否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一项替代性方案尚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成功将首先取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否能真正超越民族主义,如果作为罗贾瓦自治区绝对多数的库尔德人不能彻底放弃民族主义野心,那么罗贾瓦模式将成为一个伪命题。同时,很显然,缺乏可靠的安全环境以及充足、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sup>①</sup> “US, France Plan to Create Political Space for YPG/PKK,” *Anadolu Agency*,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aa.com.tr/en/europe/us-france-plan-to-create-political-space-for-ypg-pkk/1836-111> 2020/11-05/2020-11-13, 上网时间:2022年1月13日。

<sup>②</sup> Suhail Al-Ghazi, “Kurdish-Kurdish Negotiations in Syria,” *The Tahri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May 14, 2021, <https://timep.org/explainers/kurdish-kurdish-negotiations-in-syria/>, 上网时间:2022年1月15日。

<sup>③</sup> Ibid.



等因素势必也会阻碍这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自治计划的全面落实。

无论内部发展情况如何,罗贾瓦自治区都仍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长期存在。尽管巴沙尔政权坚持叙利亚应恢复战前秩序,但叙利亚政府军尚无能力以武力统一包括库尔德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与此同时,虽然并不能够向库尔德人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俄两个域外大国会彻底抛弃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美国仍然希望能够继续将库尔德人作为其在叙利亚的一个政策抓手,并能与之联合执行反恐任务。俄罗斯也一直相信库尔德人是其在叙利亚战略中的一个较为有用的棋子,既可以利用它来强化在叙利亚的影响,也可以用它来撬动与土耳其的关系。<sup>①</sup> 因此,在不过度损耗自身战略利益的前提下,美俄都愿意支持罗贾瓦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下去。两国也将会分别继续通过对土耳其和巴沙尔政府的外交活动,为罗贾瓦自治区斡旋出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当前叙利亚中央政府的弱势以及美俄两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基本可以确保罗贾瓦的事实自治地位。

对于叙利亚国家而言,罗贾瓦自治共同体的崛起增加了叙利亚国家重建的阻碍:一方面,巴沙尔政府拒绝接受库尔德人所提出的在内战后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国家政权以及承认罗贾瓦自治地位的要求。尽管罗贾瓦自治“政府”声称以维护叙利亚国家统一为目标,不寻求独立,但这并不足以取信于巴沙尔。给予罗贾瓦自治地位无疑将给国家分裂埋下极大的隐患。政治立场的显著对立,决定了双方很难达成共识。<sup>②</sup> 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的坚决反对,作为罗贾瓦自治区主要代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始终未能参与任何叙利亚和谈会议。库尔德人目前仍然控制着叙利亚约 5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辖区人口约 200 万,他们已经是叙利亚国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可以说,没有库尔德人的参与,叙利亚将很难形成一份完整的和平协议以及国家重建方案。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李 意)

<sup>①</sup> Anna Borshchevskaya, “The Kurdish Role in Russia’s Middle East Power Pla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202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kurdish-role-russia-middle-east-power-play>,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9 日。

<sup>②</sup> 刘冬:《叙利亚危机的历程、影响与重建前景》,载《中东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33-59 页。